



1995-1999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# 小说月报

XIAOSHUOYUEBAO

# 30年

卷四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

手来  
安排了三个小  
抓的直挺挺  
二直平，能整

选自《上海文学》1996年4期

32

叔叔的故事

1995-1999

祖父在父亲心中

方

小说月报编辑部编

# 小说月报

XIAOSHUYUEBAO

# 30年

雨季的感觉

格非

卷四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I247.7

X378-3

蝴蝶

百花文艺出版社  
BAI HUA LITERATURE AND  
ART PUBLISHING HOUSE

## 伏羲

刘恒

北京牌绿野汽车在乡村的泥路上，车筐里反回热，真让人昏昏欲睡。发动机的轰鸣声时断时续，时而高亢，拿一脚踏踩久不息的，连续不断的吧，这种痛苦的、昏倒的呻吟吗？这是幸福的、洪亮的呻吟吗？人是了，也会叫起来的。就象一九五六年，他带着铁锅刚来到冬去冷食店吃大米的，当冬冬吃了一口方便，确实，非非看又觉得轻人的未速以启，不是曾经快乐如神吗？这时，他的样子才平于茫茫想起了第一次提到一只老鼠的小菜儿。老鼠老鼠的小猫儿，不包是这样自得地吗吗吗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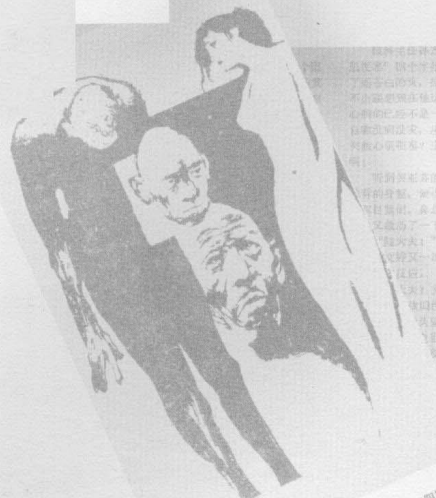
祖父在父亲心中

去院文种和  
画，什么也  
得身子偏一

到洗手地  
申请被批准  
下来了。  
六十年代初  
有人心育  
些什么。同



是这个血淋淋世界上的一个成员，他热心的前  
恐惧从心腔透向他全身。  
这是祖父死二十五后的一个日子，  
秋时分，但每一根树枝都仍挑着夏日的绿意。空  
面而这浓郁的空间只能令人想到生的空间和面  
作死的玩味。而死的阴影却阴险地渗入到父  
边。  
父亲的四周则暗哑了，许多张脸的边  
他的周围。九月的热浪从窗口和厚野的幕  
地灌了进来。枣红色的霞带从高窗的窗户外  
来，散发着欲重的灰尘气味。很多人在黑黑  
烟，青烟踉跄地堆堆在人们的头上，空间为  
阴郁仿佛可以捉摸。父亲便是在这昏闷向  
境之中。  
一九七三年九月二日，武汉长江电影院  
部影片《军舰》。父亲的单位发给了他。  
不接受电影的父亲的以为是政治任务而不看不  
不他看到了日本人是怎样地杀人。  
刺刀和鲜血。铁骑和东洋使父亲的已  
个鼓浪的汽爆突然间地爆裂了。封封在心

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小说月报三十年. 第4卷, 1995~1999 / 《小说月报》编辑部编. —天津: 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0.2  
ISBN 978-7-5306-5593-1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243058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 300051

e-mail: [bhpubl@public.tpt.tj.cn](mailto:bhpubl@public.tpt.tj.cn)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 (022) 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 (022) 27695043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河北省三河市宏达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\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16 印张 37.5 插页 2 字数 67.3 万字

2010 年 2 月第 1 版 201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7000 册 定价: 60.00 元

# 总序

—

朗朗乾坤，神州大地，历经十年浩劫，百废待兴，积重难返。国人渴盼拨乱反正。小平高瞻远瞩：贫穷不是社会主义！发展才是硬道理！振聋发聩，一扫阴霾！

斯时，国人除了腹中饥肠碌碌，文化生活贫瘠匮乏。十年间仅有八个戏，一本书。

于是，《伤痕》、《班主任》、《于无声处》等一批冲破樊篱的优秀作品一经发表，瞬间便传遍全国，人人争读，街谈巷议，一时传为佳话。

于是，时任百花文艺出版社社长的林呐先生倡议，经社委会充分论证并一致通过：《小说月报》便应运而生，于一九八〇年一月正式创刊。

刊物一经面世，首期发行三十五万册，一抢而空，二期发行五十余万册，三期即达一百一十余万册。由于争购者众，邮局不得不采取排号限订措施。大有洛阳纸贵之势。

二

作为国内首创的文学选刊，从全国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选优拔萃，每月一期向读者汇报。创刊三十年来，忠实记录了新时期以来中国小说创作历史和发展轨迹，见证了无数优秀作家的发现、成长和辉煌。更有数十万计的文学青年，数百万计普通读者的拥趸。《小说月报》一路走来，既有登临高峰的辉煌与自豪，

也有跌落谷底的沮丧与失落。从一九八二年的顶峰时的期发一百六十余万册，到一九八九年的期发九万余册。既有过五关，也有走麦城。斯时，国内几乎所有文学期刊的情形也大抵相似。

鄙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走马上任，履新之初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。率全体编刊人员，认真总结前辈及同业的经验教训，研判读者的审美取向变化。励精图治，殚精竭虑，锐意革新。从一九九三年至二〇〇三年，历经十年奋斗，刊物又逐渐赢得了广大读者的信任和青睐。《小说月报》也由过去单一版本，期发十余万册，开发出四个版本，期发八十余万册，并延伸开发了五个系列品种图书，形成书刊互动，优势互补的产品链。

凤凰涅槃，浴火重生。十余年苦尽甘来：蝉联三届国家期刊奖；荣获天津市劳动模范集体；天津市五一劳动模范奖状等称号。国家教委选订向海外中国留学生赠阅的唯一文学期刊等等。《小说月报》以其雅俗共赏的办刊风格，成为国内外文学界的专家、学者、评论家、作家，影视界的制片人、导演、编剧的案头首选，是国内发行量最大最为读者喜爱的文学期刊。

### 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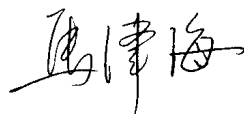
环顾当今世界，中国历经三十年高速发展，已成为首屈可数的政治经济大国，国外甚至有将中国与美国并称G2的，但中国不被忽悠，保持清醒头脑，埋头苦干，继续坚持科学发展之路，才是治国安邦乃至做人与办刊之道。

“您在有限的时间内，花有限的钱，便可及时读到全国最优秀的小说佳作。”

“一册在手，精览无余。”

“乘改革开放春风，述大众生活百态。”

这些曾经的宣传广告语，至今仍被《小说月报》编刊人捧为珍宝，视为经典，历久弥新，发扬光大！



# 小说月报三十年

## 卷 四

(1995~1999)

### 中篇小说

爱又如何	张 欣 003
年前年后	何 申 039
父亲是个兵	邓一光 066
大厂	谈 歌 099
跪乳	岳恒寿 132
关于饕餮的故事梗概	叶兆言 181
牛	莫 言 218
败节草	李佩甫 265
永远有多远	铁 凝 311
老海失踪	胡发云 341
腐败分子潘长水	李 唯 412
梦也何曾到谢桥	叶广苓 447

# 小说月报三十年

## 卷 四

(1995~1999)

### 短篇小说

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	冯积歧 479
亲亲土豆	迟子建 495
马桥人物(两题)	韩少功 508
女房东	严歌苓 517
哺乳期的女人	毕飞宇 527
秀色	铁 凝 533
鞋	刘庆邦 542
厨房	徐 坤 550
天下无贼	赵本夫 563
为兄弟国瑞善后	尤凤伟 574
编后记	581
小说月报三十年总目录(1995~1999)	583

# 中篇小说





# 爱又如何

◎ 张 欣

可馨来到曼姝莎丽精品商厦时,正是客流量最汹涌澎湃的时候,因为是周末,大概也因为两位数字的通货膨胀率教会了所有的人及时行乐,商厦内两条滚动电梯上密密麻麻站满了人。

前厅是化妆品专柜,布置得金碧辉煌,不同名牌的厂商分别为他们的推销小姐定做了醒目的制服,配上她们严谨的化妆,几乎人人具备明星风范。连中年妇女都歪着头听她们大谈美容常识。

穿过前厅,可馨无心观察大堂内时装销售的繁荣,她只是不断地碰撞各色的胳膊和肩膀,绕过童装世界,向左边的楼梯口走去。

她要到三楼夹层的经理室找莫爱宛。

楼梯处一下子冷清了很多,并且相对装潢一新的商厦内部,这里显然只花了很少的钱,露出了老房子年久失修的窘迫。

可馨的母亲和爱宛的母亲曾经像亲姐妹一样地要好,可是爱宛的母亲是个“药罐子”,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是在医院度过的,即便是泡在中药里,她也在爱宛九岁的时候撒手人寰。一年之后,爱宛的父亲准备再婚,可馨的母亲便把爱宛接至家中对着她独自垂泪。

晚娘还是把爱宛接走了,她是一个看上去精明能干的女人,五官显得过分灵活,总能照顾到四面八方。她给爱宛做了新衣服、买了新书包,还很喧哗地带她到公园去玩,一时令可馨羡慕不已。爱宛过去一放学就到医院去看母亲。在病房里做作业,换了一个这样健康新潮的后妈,也就很快在惊喜中接受她了。

可惜没有多长时间,也就是在人们对后妈赞扬并失去警惕之后,一天晚上,爱宛来到可馨家,只对可馨的母亲说了一句话:“我再不回去了。”问她什么原因,她又不肯说。晚上可馨和爱宛睡一张床,可馨见到她腿上尽是鸡毛掸子抽打的旧印新伤,青一块紫一块,便偷偷告诉母亲,母亲气得拿起电话就向爱宛的父亲兴师问罪。爱宛的父亲说,家里两次丢钱,而且数目都不是很小,她后妈对她

这样好，她这样做简直太让她父亲失望了。

爱宛当然没有偷钱，因为晚娘再也没有到可馨家来过，她的目的已经达到了，既赶走了爱宛又保住了贤惠。

爱宛离家的时候只带了一张母亲的遗照。她后来变成了一个从不相信温情的人，便起源于她痛恨自己因为一件廉价的新衣而轻易地背叛了母亲，这件事之后，她的眼泪明显地少了。

爱宛在可馨家长大，十八岁那年，她没有考上大学，便在东方红商场鞋帽柜当了一名售货员。那时的国营商场还有集体宿舍，爱宛就搬走了，不过她常常会回去探望可馨的母亲。

可馨顺利地考上了大学。

想当初，爱宛最大的能耐也就是能够一眼看出顾客穿多少码的鞋，加上百拿不厌百问不烦，当了模范什么的，可馨却已经留着披肩的秀发，戴着校徽，去湖畔诗社参加朗诵会了。暑假期间，同学相约去名山大川旅游，所到之处总能看到人们羡慕的神色。

大学毕业以后，可馨分配在出版局工作，环境也是一流的。

曾几何时，可馨就是去东方红商场鞋帽柜看一看爱宛，遵母命给她带去一瓶辣椒肉酱什么的，也会令爱宛兴奋莫名，因为在柜台姐妹眼中，她竟有这么体面的密友。

然而这几年，社会突然开始急剧地震荡，金钱成为唯一的主宰，支配着变幻无常的生活。机关再不是年轻人向往的地方了，谁在清水衙门上班就是没本事的代名词。而爱宛，先是承包了供销社水平的东方红商场，狠赚一笔之后，找到投资方，又率先走精品路线，在第一时间从观念上全面废弃旧商场，以曼姝莎丽的崭新面目，迎接物质欲畸形高涨的各界人士。

莫爱宛显然是难得的经商人才，她很快成为一颗商界瞩目的新星。她的照片被放大登在报纸上，同时还要回答一切影视明星必须回答的问题，比如喜欢什么颜色，人生的座右铭，爱好，穿什么牌子的衣服，最爱和最恨，等等。可馨记得信奉的格言那一条里写着：给我多大的舞台，我就做多么精彩的表演。

晚娘一定后悔，她当初急不可待地怒沉的，果然是一只百宝箱。

可馨来到经理室时，爱宛正在打电话，她打手势叫可馨在对面坐下来，继续对着话筒说：“……没问题，不就是几百箱快过期的啤酒吗，还好不是敌敌畏，我会用我的关系给你批下去，不过等到了夏天，你可不要让我们曼姝的货车也在啤酒厂门外排长龙啊……”

爱宛的办公室相当简洁，一点也不豪华。加之是夹层，仿佛伸手就能摸到天花板似的。这很符合她的经商作风，一寸地方都不肯浪费。比如商厦前厅和大堂

的衔接处是狭长的一条，本派不出用场，她设置了顾客服务部以及收费的礼品包扎。她常说自己当初缺乏远见，没有把夹层与三楼打通，变成钟表和珠宝专柜。可馨说那你总得有办公的地方吧，她说仓库附近有闲置的房间。可馨问道，赚钱很上瘾吧。爱宛道，过瘾，空手套白狼最难，到了钱生钱的阶段就简单多了。

可馨看着爱宛打电话，想到一句广告词：收放自如的动感。觉得用在爱宛身上很贴切，一个成功人士若曾跟你生活在一个屋檐下，你就会认为这个世界上没有天才而只有“人造卫星”。

物欲横流的时代造就了爱宛。

爱宛挂上话筒正要与可馨说话，一位中年男人推门进来忧心忡忡：“莫老板，这几天进全棉纺织品太多了，肯定会造成库存……”

爱宛打断他的话说：“我就是库存，纺织品要全面升价，有多少你给我收多少。”

女秘书进来说：“记者已经等了两个小时了……”

爱宛道：“他其实是来拉广告的，三千以内你就跟他定吧，狮子开大口，免谈。”说完不耐烦地挥了挥手，两个人赶紧退下了。

可馨这才嘟起嘴说：“我今晚要在你那里过夜。”

爱宛惊喜道：“你离家出走了？”

可馨道：“你好像很高兴似的。”

爱宛笑道：“我就是很高兴，你太顺了，普天下受苦受难的妇女大众心理怎么平衡？”

可馨困惑道：“我有那么幸福吗？”

爱宛道：“你还不幸福？都说你和沈伟是梁祝转世，你们闹别扭还不是甜蜜的小插曲？”

“我现在不想提到他。”可馨把眼皮子耷拉下去。

爱宛仍旧轻松道：“那好吧，我先请你吃西餐，然后去我那儿，我新装了桑拿设备，咱们好好舒服舒服，可惜没有‘马杀鸡’（异性按摩）。”

可馨道：“肖拜伦给你按摩不就得了。”

爱宛道：“他？一年有十个月在外面浪迹天涯，不过听说有才华的人都这样。”

“他有什么才华？”可馨不屑道，“诗一首也发表不出去，歌词酸得倒牙，其他症状倒是跟顾城蛮像的。”

爱宛宽容道：“你们这是文人相轻。”

可馨道：“我跟他可不一样，我又没有精神病。”

爱宛喜欢肖拜伦几乎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，他比爱宛小四岁，是爱宛的同

居伙伴,曾一度被可馨强烈反对,可是没有用。

肖拜伦长发披肩,总是一副困顿的样子,苍白清瘦,又常常闹头痛,一把一把地吃阿司匹林,所以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阿司匹林味。开始可馨对肖拜伦的印象挺好的,以为他果真仙风道骨,结果有一天,肖拜伦去出版局找可馨,叫她到下属出版社走后门出本诗集。

可馨愣了好一阵才说:“行是行,可是你得还俗,不要做这副样子骗莫爱宛。”

肖拜伦道:“可能是我一事无成,所以会喜欢爱宛强悍的那一面。”

可馨讥讽道:“强悍的女人多了,你都喜欢吗?”

“你无非要说我喜欢她的钱。”拜伦敏感道。

“喜欢钱也没什么错,干吗你背后喜欢钱,当着她的面又不食人间烟火?”

拜伦不悦道:“我不过看你是爱宛的妹妹,求你帮个忙,我总得让别人知道我的才华才行。”

可馨道:“耐不得高处不胜寒的寂寞,还当什么诗人?”

拜伦道:“你不如说不自杀还当什么诗人,是啊,现在诗写得精彩不如死得精彩。”

可馨见拜伦的脸色铁青,知道他真恼了,便说:“帮人出书的事我干过,不过没有不要钱的午餐,买书号加上印刷、纸张所有的费用优惠价八千。”

肖拜伦想了想说:“算了吧,我没那么多钱。”

可馨脱口飘出一句话:“爱宛有。”

拜伦火道:“朱可馨,别见人就开生活讲座,别人怎么活关你什么事?”说完掉头而去,任微风撩起他的长发。

这件事可馨并没有向爱宛提及,然而不久,爱宛对可馨说,拜伦突然变了一个人,原先从不跟她提钱,现在却要很多很多的钱,还凶巴巴地要,去西藏、去甘肃,行头也换了,名牌改成短打……不过在爱宛眼里,拜伦更酷了。可馨真不忍心扫她的兴,只不明白爱宛怎么就在拜伦身上得出天才的定义。他的那些诗,可馨都读不懂,爱宛还能明白吗?

她又奇怪,肖拜伦跟爱宛要了钱为什么不出诗集却去走西口,为什么?

这时爱宛处理完办公案上的公务,对可馨说:“走吧。”

两个人去了“左一吧右一吧”,这个地方虽然是路边形式,但是品位不低,服务相当地道,侍者是老年男子,雪白的衬衣上打着黑领结,笑容是从容而宽厚的。酒吧的中间有一大型的花坛,所以才会分为左右,风格倒是一样的,素笺般的餐巾上放着雪亮的刀叉,配上独枝的恣意开放的天堂鸟,仿佛一个美人要在这里大开杀戒似的。

音乐永远只用巴赫、李斯特、肖邦的名曲,喧嚣的流行音乐显然与这儿的慢

条斯理不搭调。

爱宛要了一杯金巴利开胃酒，问可馨，可馨赌气要顺风十二年，纯正的苏格兰威士忌，管他呢，一醉解千愁。

沙律和牛扒端上来之后，可馨不但没有食欲，反而显出一丝焦虑。想了半天还是对爱宛说：“你帮我打个电话回家，叫天宜听电话。”

爱宛笑道：“天还没黑呢，就想女儿了，这也叫离家出走？”边说边自沙驰手袋中拿出手提电话，接通，递给可馨。可馨听到天宜的声音，顿时鼻子一酸，继而哽咽得说不出话来。爱宛正色道：“不要在这里演苦情戏，真受不了你喽！”

可馨收线之后瞪了爱宛一眼：“商人重利轻别离。”

爱宛道：“你和天宜一对小女儿，哪个男人不是心肝宝贝地呵护，我单枪匹马在商场搏杀，年龄一大把了还嫁不掉，还叫我同情你呀？！”

吃完饭，爱宛又开她的雪铁龙拉可馨一块儿回家。

爱宛自己住两房两厅，整套的红木家具，因为缺乏情调，整个家显得硬邦邦的。可馨第一次去就说，土豪劣绅，真该搞第二次土改，革命是有对象了。说完抚摸茶几上的大理石面，凉润水滑，又道，买这么结实的东西干吗？好传给我们天宜了。爱宛道，将来天宜结婚，我送她一套房。可馨道，别光说，有空写下来，我也好拿去公证。

然而今天，可馨却没有心思开玩笑。匆匆洗了澡，钻进客房里安歇。爱宛伸进一个脑袋：“这么早睡，不等沈伟来接你了？！”说完挤挤眼。

爱宛道：“要不要我给他打电话说你割腕了？”

可馨无奈道：“拜托爱宛，能不能让我静一静？！”

一个人的生活，常常是先有了幸福的评语，而后才有了幸福。爱宛关上门离去，可馨熄掉台灯，在黑暗中长吁了一口气，静静地躺着，想着。

这般的安宁，真让她久违了。幸亏这个世界上还有成功的爱宛，如果没有这个小小的港湾，她现在会在哪里呢？在大街上徜徉，还是坐在公园的长椅上杀时间？抑或是在夜场影院看猛片？

有一点是肯定的，她不会待在家里。

这个家曾经非常的温馨、优雅。可馨是在大学三年级的时候认识沈伟的，当时沈伟是哲学系的研究生，也快毕业了。两个人基本上是一见钟情。沈伟虽谈不上高大威猛，但也十分斯文、俊朗，加上严谨的思维和沉着的谈吐，早早地就有了一种成熟美。大学时代的可馨，清瘦、骨感，又偏爱白色装束，也颇称沈伟的心，所以他们情路历程没有什么波澜。就是可馨在向父亲报告这件事情时，一九四一年参加革命的父亲对沈伟小业主的出身有些不满意。

沈伟的祖父曾经开过煤店。他家住在旧城区,是典型的市民阶层。

可馨说,我又不嫁到他家里去过,再说他家那个鸽子笼,我们去了也住不下。母亲叹道,你懂什么,结了婚你就知道了,哪可能分那么清?

两个人还是顺理成章地结了婚。那时沈伟已分到市委宣传部工作,很快有了两房一厅,可馨的那点小布尔乔亚情调在这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。一看就知道是贫穷的文化人在过舒适清高的生活。

如果不是一个突发的事件,即便是在全国上下人人急于脱贫的今天,可馨和沈伟仍旧能够闲适地读书,晚饭后漫不经心地散步。他们俩的金钱观惊人地相似,赚那么多干吗?够花不就行了吗?金钱之外还是有许多我们需要珍视的东西啊。因投奔商海而变得行色匆匆的朋友们对他俩真是不可思议。

可馨和沈伟在各自的单位都是力争上游的好青年,可馨在出版局管理处上班,领导说干吗就干吗,且腿勤手勤,性格又委婉(爱宛说她是装乖),深得处长的赏识。管理处王处长是个胖太太,照说受老女人的领导并不是件轻松的事,但是可馨老实、正派,不像处里另外一个女孩,外号“大亚湾”,两只眼睛见了男人就放电、漏电,不但喜欢奇装异服,还特爱搔首弄姿,有一回穿着满身亮片的时装在办公室里晃,使所有的人眼晕,有她在一旁比着,王处长当然是喜欢可馨的。

王处长主动要做可馨的入党介绍人,并在党支部大声呼吁,党组织就是需要这样朴实能干的新鲜血液。

可馨回家在饭桌上说,她不是很想入党,因为大家都不入。另外局里还有几个老同志拉可馨人民盟或九三学社。父亲整个晚上不说话,最后把可馨叫进书房,神情严肃地对她说,你可以不入共产党,但除此之外,你不许入任何党。可馨能够理解父辈对共产党的感情,后来她决定加入共产党,不能说完全没有对父亲的怜悯。

支部大会上,可馨读自己的志愿书时相当平静,既然父亲那么执著,而王处长又那么热心,她觉得加入组织也不是什么坏事,今后仍旧努力工作就是了。她与本处的杨副处长是一块儿发展的新党员,杨副处长在念志愿书时,刚说了第一句话:“我对党……”就双手捧着脸呜呜呜地哭起来了,党员同志们都比较感动,觉得杨副处长对党的感情就是不一般,只有可馨吓了一跳,看着一个半大老爷们儿这么哭法,她老觉得不至于吧,且比起父亲,杨副处长的做法太有点戏梦人生了。

大约是在党员预备期接近尾声的时候,一天晚上,可馨要打一个重要的电话,翻挎包才发现电话号码簿落在办公室了,正巧沈伟在部里有应酬没回家,天宜又在条件最好的省委第一幼儿园全托,于是她决定回办公室去取电话号码簿,顺便在那儿拨两个私人长途。这种做法很不像一个共产党员哦。一路上她还

自嘲地想。

可馨当然不知道这个晚上她回办公室的决定将改变她的生活轨迹。

办公室走廊上的电梯在利用下班时间全面整修，发出叮叮当当的声响，可馨在底层发现电梯暂停使用就想打道回府，办公室在九楼，高不高低不低，犹豫半天她还是决定徒步走上去。

上到九楼，她已经喘不上气来，在楼梯口站了站，拿出钥匙，径自进办公室，打开灯。她完全惊呆了，杨副处长和大亚湾几乎是赤身露体地展现在她面前。

第二天上班可馨像个戴帽右派，做事畏首畏尾，神色慌张且目光躲闪。王处长说，可馨，你病了吗？还是家里出了什么事？

杨副处长和大亚湾倒是一切正常，道貌岸然。

最令可馨不可思议的是，平时杨副处长总是流露出对大亚湾的轻蔑，认为她轻浮、不自重，说她是“公共汽车”，怎么他自己也跑到车上去了？

一时，可馨不知是向领导汇报杨副处长的劣迹，还是向大亚湾揭露男人的卑鄙。

问沈伟，沈伟毫不犹豫地说：“告发他，因为目击者总是最危险。”

可馨道：“杨副处长把入党的事看得很重，如果我告发他就堵了他的官道，别人会不会觉得我想捞个一官半职？！这就太可笑了。再说这种事，要是有人告发，也该是大亚湾或者杨副处长的老婆，我算干什么的？！”

沈伟道：“你不要相信善有善报，有时善良恰恰导致恶果。”可馨气道：“又不是我做错事，凭什么我遭报应？！反正我不想落个想当官的臭名。”

沈伟突发奇想道：“可馨，这不真是你的一个机会呢，王处长信任你，你又入了党，杨副处长又这么不争气……”

可馨黑着脸打断他：“变节行为。什么芝麻官，能叫我朱可馨尽折腰？笑话。”

“不信你就看着吧，你会为这次心慈手软而付出代价。”沈伟拍拍可馨肩膀，很轻松地说。显然，他当时也不知道代价会大到什么程度。

三个月之后，可馨和杨副处长成为中共正式党员。

半年之后，王处长退居二线，杨副处长扶正。

九个半月之后，出版局改革试点，全面推行招聘制。管理处仅可馨一人没有收到聘书。

杨处长一如既往地和颜悦色，一如既往地不与可馨单独谈话。其他同志感到奇怪，杨处长也不做任何解释。

一天，可馨去洗手间，大亚湾正在里面对镜整容，见可馨灰着一张脸，有些尴尬道：“……我知道你什么也没说……我也没想到事情会搞成这样……为这事我跟他大吵一架……”可馨没表情道：“你不用说了，我会提出辞职。”



这话可馨是赌气说出来的，本以为处里的同志得知后会为她声援，讨个公道。毕竟这几年她是在兢兢业业地工作，而且无所求，该是有目共睹的吧。然而处里的反应相当沉寂，一是杨处长上台，大家都在观望，不敢造次；二是不管怎么说，可馨原先得王处长的宠也无形中开罪其他人。这种反应实在让可馨心冷。

这时沈伟才说：“你后悔了吧。”可馨嘴硬道：“我又没做错事，我有什么可后悔的？！”沈伟道：“他想激怒你，叫你自然消失。”可馨道：“我就不信离开出版局，就得去五星级酒店做厕所大婶。”沈伟道：“你不是要辞职吧？”可馨道：“我就是辞职！”“你这又是何必？我帮你一块儿办调动，不信找不到一个好单位。”可馨急道：“现在哪个好单位不是人满为患，调工作，就算快也得一年，我在管理处再待一年，就该被精神病院管理了。”

辞职的念头就这样在可馨的思绪中一发不可收拾，一天二十四小时她只做一件事，就是反反复复考虑利用现存的关系网，找到一个最佳落脚点。

权衡了半天，她最终选择了洛兵，他在省对外经济贸易促进委员会当人事处长，洛兵的父亲与可馨的父亲是老战友，又住得门对门。向洛兵开口，可馨没有一点心理负担，就像找自己的大哥办事一样。

可馨给洛兵打电话，洛兵果然说：“只要你同意，我现在就可以派人去拿档案。”这话令可馨当场热泪盈眶。心想，到了贸促会虽说也是招聘人员，但至少心情舒畅，不用受杨处长这种人的鸟气。

然而不管怎么说，对于可馨来说，辞职是一件大事。她整夜整夜睡不着觉，实在太烦了，又要推醒沈伟，坐在他身边说：“我真的辞职了？！没有保障了，万一没有工资拿怎么办？你到底支不支持我？！”沈伟看着惊慌失措、大乱方寸的可馨，疼惜地搂住她说：“你这个样子，不辞职也会生病，那就辞吧，就算出什么意外还有我呢！”可馨遂抱住沈伟的脖子哭起来。

她一下子感觉到爱情的伟大，一个人可以在现实中拼杀得遍体鳞伤，但有爱情的抚慰，到底不同些。她甚至反过来同情大亚湾了，如果她出现了危机，又能在哪一处臂膀那里靠一靠呢？最终也还是舍身自救吧。

三天之后，可馨正式交出辞呈，果然如沈伟分析的那样，杨处长希望她自然消失，看完辞呈便拿起电话通知人事部和财务部给可馨办手续、除名。

洛兵派人来取走了档案。

可馨坐在办公桌前，慢条斯理地清理抽屉里的最后一点东西。她的内心里不是不空虚的，大学毕业后分到这里，一口气干了六年，从未迟到早退，就是现在打开她的工作柜，分档、整理、交接也都是清清楚楚的。生了天宜，她没有多休一天产假，把孩子往母亲那里一放，又开始了全省清查盗版书的工作。然而这一切抵不上杨处长轻轻一提，她便连根拔起。